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女娲山》第十四章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7

[作者] 楚风

[单位]

[摘要] 申阁剑把征地申请递到城关镇后，一个多月里没有任何动静。他只好去找镇里王书记。“阁剑，你征地的事，镇里研究过了，也请示了县土地局。事是个好事，只是咱们县个体征用土地还没有先例，城关镇即使同意了，县里也批不准。”王书记那慈善的脸上显出十分的诚恳和无奈。他亲自给申阁剑倒了杯开水，又坐回办公桌旁说：“我看这样，一是变通一下，把你的企业性质变成集体；二是你去找孟书记。只要他发话，事情还是能办成的。”

[关键词] 《女娲山》;第十四章

申阁剑把征地申请递到城关镇后，一个多月里没有任何动静。他只好去找镇里王书记。“阁剑，你征地的事，镇里研究过了，也请示了县土地局。事是个好事，只是咱们县个体征用土地还没有先例，城关镇即使同意了，县里也批不准。”王书记那慈善的脸上显出十分的诚恳和无奈。他亲自给申阁剑倒了杯开水，又坐回办公桌旁说：“我看这样，一是变通一下，把你的企业性质变成集体；二是你去找孟书记。只要他发话，事情还是能办成的。”“孟书记会不会管这具体事儿？”申阁剑问。王书记点了支烟说：“像个体征地这样的大事，恐怕没有他表态，别人不敢办。再说孟书记思想比较解放，他对乡镇企业也特别重视。”“我人微言轻，不如镇里出面效果好。”申阁剑皱了眉头看着王书记说。“那可不一定，孟书记经常到你厂里去，你和他又熟，你直接出面比镇里出面效果更好。有关镇里的手续我可以帮你解决，我让企业办派专人到村里帮你协调地皮的事。”王书记又给申阁剑添了点开水后走到电话机旁拿起电话拨通镇企业办。“李主任在不在？在，让他过来一下。”企业办的主任毕恭毕敬地走进了王书记的办公室，“书记，你有事找我？”他站着弯了腰问王书记。“你坐吧，阁剑厂里征地的事，企业办派专人协调办理。”王书记说着扔给李主任一支烟，李主任双手接住烟坐到沙发上，仰着脸微笑着说：“好！好！我立即落实。”后来，申阁剑一连到县委找了三趟孟书记都没找到。他想，这四十多万人口的一个大县，孟书记日理万机，哪有时间接待我？他听那些国有大企业的头头们说，他们征地不跑他二三十趟也是办不成的。两头特别难。一是县政府各种审批手续，二是村里的老百姓的青苗补偿工作。他想，人家国有企业的根子多硬，厂长对征地都那样头痛，我这个企业还能弄得成？后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也不再跑征地的事了。一天，外贸局的人领着一个台湾商人，来谈合资开发根艺产品的事。双方还没切入正题，台商便提出要走。申阁剑凉了半截，不知何故。后来外贸局的人打来电话说，台商对厂里的地理位置不满意，他们认为你那只是个小作坊，不像个厂样子，让我们另外推荐合作伙伴。一天上午，他正准备再到县委去，县委办的赵秘书坐着小车到厂里来找他。“申厂长，孟书记让我来买两件木雕花架送朋友。请你挑两件造型别致的。”赵秘书说。申阁剑挑了两件造型美观，油漆光度好的花架，他和赵秘书一人提了一件放到小车的后备箱里。“走，到财务室里结账。”赵秘书说着拉住申阁剑的胳膊往楼上走。“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孟书记自己用咋能收钱？孟书记对企业多关心，再要钱不成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申阁剑强挣着不上楼。“那不行，孟书记交代过，必须付钱。上次在罐头厂买了件牛肉罐头，厂里没收钱，孟书记又让我把那件罐头送还到罐头厂了。你要是不收钱，我只好把花架再搬下来，否则我交不了差。”赵秘书说着要去搬花架。申阁剑拉着赵秘书说：“算了算了，那就收钱吧。”交了款，申阁剑向赵秘书讲了关于企业征地的事想见见孟书记。“算你有运气，今天下午就是个好机会，明天他就要到豫南地区开会。”赵秘书领着申阁剑走进孟书记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批阅文件，见申阁剑进来，他轻轻点了点头。申阁剑坐到沙发上，赵秘书给他倒了一杯开水。孟书记停了一会儿抬起头来：“你喝水。”然后他又去看文件。申阁剑心想，孟书记肯定是我忘了。他这样子分明是不认识我了。“现在你的企业搞得怎么样，征地的事进行了没有？”孟书记说着走过来坐在申阁剑对面的沙发上。“孟书记你太忙，我……”申阁剑有些紧张地站了起来。孟书记摆摆手说：“坐下说吧。”“我就是来向你汇报征地的事。”申阁剑停了一下接着说，“全县那么多大事都得找你哩，我知道你很忙，不敢来打扰你，但不找你解决不了。”“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城关镇倒是支持，只是县政府里的批准征地手续难办。”孟书记的目光从申阁剑脸上移到他的办公桌上思考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从豫南开会回来，给主管县长打个招呼。”申

阁剑点头说：“好，好。”“听外贸局的同志讲，台商有意同你们合资，后来谈得怎么样？”“没谈成。”“什么原因？”“主要是企业的地理位置和外部形象太差。”孟书记长长地“哦……”了一声，点着头表示理解了。申阁剑觉得该说的都说完了，没必要再耽误孟书记的时间，便站起来告辞。孟书记站起来同他握了握手。他走出县委大门，身上一阵轻松，在孟书记的办公室把他紧张得出了一身汗。“虽说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但在孟书记眼里也不过小事一宗，他会不会把我的事放在心上呢。”申阁剑自己问自己。一个月后，申阁剑终于拿到了批准征用五亩土地的政府文件。“淑琳，”申阁剑把卢淑琳从西山县接回来，和她商量说，“我们根雕工艺厂已经站稳了脚，是不是可以向商业发展发展？”“我们都没有经商经验，盲目去搞赔了咋办？不如一心一意把厂搞好。”“你说得也对，不过我总感到厂里的产品太单一，加上现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停建楼堂馆所，产品销路明显不如去年。现在要搞商业有个机会，供销社在南关新建了一座商场对外出租。一年房租要四万元。”“有多大面积？”“估计有一千个平方左右。”卢淑琳考虑了一会儿说：“没有一百万元的商品摆不满。你到哪里去弄这笔钱？”“百十万？用厂房作抵押贷一部分，再出去赊一部分货，估计差不了多少。”“我看不敢太冒进。”“淑琳，如果商场能办成，你是不是可以到商场去管账？”“那我得和我爸爸商量商量才能决定。”第二天吃过早饭，申阁剑便找到申阁用说：“阁用，你今天上午和淑琳一块儿去同供销社谈租用商场的事，年租金要控制在四万以内。如果突破四万，我们先不考虑。”中午吃饭时，申阁用和卢淑琳回来了。他们和供销社谈判的结果，年租金四万元可以成交。三个人商定，下午就同供销社签合同，时间暂定四年。商场的房子租赁合同签订后，申阁剑迅速申办了营业执照，定名为“峡北县东方商场”。卢淑琳经她爸同意，辞掉了工作，到东方商场做会计。由申阁用任商场副经理。“阁用，你明天到广播站发广告，招收五十名营业员，每人交股金两千元。”申阁剑又吩咐卢淑琳说：“你负责联系做铝合金柜台，条件是由制作安装单位垫资百分之八十，待商场开业后两个月内付清。”五十名营业员不到三天便报满了，共交股金十万元。申阁剑又以根雕工艺厂厂房抵押追加二十万贷款。他先进了一批货，把一楼摆得差不多。有了这个基础，他便派出卢淑琳等十来个业务员到豫南市各百货批发站去赊购商品。不到十天，把整个商场堆满了。商场一开业，人们都带着好奇的心情和捡便宜的思想到这新商场逛一逛。商场的营业额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哥，下午来了个上海民众运动鞋厂的业务员，他提供一个信息。”申阁用在吃晚饭时对申阁剑说，“他们厂里有一条制鞋生产线，设备总价值在六十万元左右，他们愿意把设备作为入股在我们县联合建一家运动鞋厂，作为他们的分厂打他们的牌子，产品可以通过他们在豫南地区的销售网进行销售。我看这是个好事儿。”“那我们需要做哪些事？”申阁剑十分重视。“他提出要我们解决厂地和流资。”“场地和流资加起来没有五十万元解决不了问题。”申阁剑低着头思考了一阵子说。“商场还未站稳脚跟，根雕工艺厂的形势又不是太好，可不敢冒进了。”卢淑琳沉着脸说，“我的意见是必须把贷款还得差不多了再发展，否则负债率太高，会把企业拖垮。”“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摊子多了有多的好处。”申阁剑说，“要说厂地正好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和我们工艺厂挨着的那个厂是部队办的铜厂，因为缺乏矿石来源，他们决定不办了，厂地准备卖。”“问题是我们到哪弄这笔钱买。”卢淑琳打岔道。“车到山前必有路。”申阁剑说，“我明天就去和他们谈，看能不能分期付款？”申阁剑第二天就去和部队在铜厂的留守负责人谈判。“如果分期付款，我们便把你们的场地接下来。”申阁剑说。“县宾馆和黄金管理局都争着要，只是你们城关镇政府要求尽可能转让给城关的企业，我们和镇政府达成口头协议，给城关留一个月时间，一个月后我们可以随便转让给任何单位。”那负责人说。“一个月时间有点紧。”“超过十天八天也无所谓。”“十天八天等于没延长。”“太长了，我做不了主。”申阁剑临走时对那负责人说：“最迟明天下午我来给你答复，如果我决定要，明天下午就订协议。”申阁剑回到家里和卢淑琳、申阁用商量如何筹资买部队的厂地。“我不同意盲目扩大，我们本身没有多少资金，全靠银行贷款去发展，利息又这么高，弄不好将来收不了场。”卢淑琳反对说。“我同意把厂地买过来。”申阁用说。“资金到哪弄？”卢淑琳问。申阁剑问申阁用：“现在商场什么商品销得最快？”“现在啥都是供大于求，哪有什么销得快的商品。”“商场能否抽出来点资金？”申阁剑问。“抽咋不能抽，但一抽商场便转不动了。”申阁用停了一会儿，“你要是能到县高粱酒厂赊来三十万元的高粱酒，我保证二十天内把它全部卖掉，不过得比厂价还低。”“估计能赔多少钱？”“一瓶少说赔一元。”“这个生意可以做，不过你估计好销不好销？”“外地假酒多，这个酒都知道没假的，咱县都认这个酒，不过听说现在很难赊。必须得有厂里一把手批条。”申阁剑找到峡北县高粱酒厂的供销科长，在丹河酒店摆了一桌。“过去赊十件八件我就可以做主，现在可不行了，没有一把手批条一件也赊不出来。主要是外边欠账太多，厂里的资金运转不开。”供销科长说。“你们一把手爱好什么？”申阁剑给供销科长倒了一杯酒道。“啥都爱好，可他啥也不缺，一年奖金几十万，有了钱还能缺啥？”供销科长喝了杯酒，把杯子在桌上磕着说。“我们老板读书多，好吹牛，好清谈，爱和有学问的人结交。”“老弟，劳驾你把朱厂长约出来，我请他一次。”我们老板可是难请啊，他好歹也挂着个副县长头衔哩。”“我找俩身份差不多的陪客。”“啥身份？”申阁剑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说：“城关镇的王书记。”供销科长点点头说：

还凑合。”他又问：“还有谁？”“还有工商局副局长，那是我一个同学。”“要是正的多好。”“正的咱请不动。”宴会在县政府宾馆进行。峡北高粱酒厂朱厂长和城关镇的王书记在上位就坐。朱厂长左，王书记右。申阁剑中学时代的同学，现任工商局副局长陪着朱厂长，申阁剑和朱厂长对面而坐，酒厂供销科长和王书记对面而坐。“来，我们大家先碰一杯。”供销科长说着端起酒杯站了起来。“王书记我们有几天没在一起坐了？”朱厂长看着王书记说。“还是去年你们厂里扩建征用菊花街道土地时在张支书家。”王书记喝着茶说。“哦，是的，我想起来了。”朱厂长点了一支烟。“厂里形势咋样？”王书记问。“没样。”朱厂长皱着眉头说，“现在企业难搞啊！货倒是都销出去了，就是款难回收，外边欠我们几千万。”“那可是不少！”王书记说。“现在收原料都没钱。”朱厂长吸了口烟，“哎！明年我都不想干了，人不就是这几十年光景，我想好好歇歇，最近我在看《诺查丹马斯大预言》，书里写得怕人。按那书里说再有几年人类都灭亡了。我们还操恁大心干啥？”朱厂长说罢朝王书记笑笑。“那东西咱吃不透，说信他吧太玄乎，说不信吧，咱也没根据。”王书记说。工商局副局长说：“我对那些东西基本上不信。”“嘿！你可别不信，诺查丹马斯过去预言那些大事件都应验了。”朱厂长扭动着他的粗脖子看了看左右两边的人神秘地说。“可能真有诺查丹马斯这个人，而他那神乎其神的预言可能是后人添油加醋演绎成那个样子了。真正的先知先觉是不存在的。”申阁剑给朱厂长递了支烟说道。朱厂长看着申阁剑问道：“你说灵魂这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我看过国外关于灵魂的一则报道，他们调查了一千多个因各种原因曾死过去又活过来的人，这些人共同的说法是，他们死了以后，感到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肉体飘在空中，能看到自己的肉体躺在地上，亲友们围着尸体哭喊，医生们在抢救。感到有个吸筒有巨大的吸引力，把他们的灵魂往里边吸。他们抓着那吸筒边沿不让被吸进去。后来他们感到自己又一下子掉到了地上，接着便活过来了。这种说法好像证明灵魂是存在的。”申阁剑一边说着一边观察朱厂长的表情。朱厂长瞪大眼睛听着申阁剑说完接着说道：“那不和中国古典小说里写的一样。”“对，很相似，从这方面看，要么是巧合，要么就有一定的道理。外国还作过试验，人在死前和死后的几秒钟内，重量减轻了零点几克。这证明灵魂有重量。”“嘿！你这方面知识还挺丰富哩。”朱厂长说，“有时候真不敢往深处想，这地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宇宙到底有多大，有时候想想感到人太渺小，没意思。”“关于宇宙诞生的问题，现在正统的说法是大爆炸理论。最近美国用哈勃望远镜和俄国的射电望远镜相结合，已观察到了，一百亿光年以外宇宙还在继续爆炸膨胀，还在形成新的星系。”申阁剑用手比划着说。朱厂长眼里闪着惊奇的光芒看着申阁剑问：“我搞不清大爆炸是怎么回事？”“目前人类认识宇宙的能力还是有限的，”申阁剑说，“那也只是一种假说。我的理解是，宇宙是由一小块质量极大的物体产生爆炸后形成了时间和空间。”这时他发觉朱厂长已对他的高谈阔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来，来，来，我们光顾着说话了，喝酒喝酒。”副局长端起酒杯说道。“喝，喝，”朱厂长喝一杯说，“我就喜欢听小申这高深的理论。”他歪着头问申阁剑，“你说那时间可以倒回去的说法是怎么回事？”“那也是一种理论假设。”申阁剑放下筷子说，“按爱因斯坦的理论，时间膨胀的速度和光速相同，而由于宇宙间天体的引力，光是曲线运行的。如果有一种物体能以光速直线运行，便可超过光速。那么时间就可以倒流。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例如我们能超过光速，便能追上三十年前的形象。”朱厂长抿着嘴瞪着眼，看着申阁剑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观点。“我不懂自然科学，这都是从书本上看来的，也不是真正理解，这都是胡说八道。”申阁剑摇着头说。“鬼神到底存在不存在？”王书记问道。“按理论推导，”申阁剑说，“从理论上假设鬼神可能存在，它和人类不在一个空间，互不相通。比如电磁波，在人类看来有墙挡着，但在电磁波看来，什么也不存在。来去无阻。有人偶然发现鬼神时，那叫做漏层现象。就像老鼠从顶棚上经过，突然把顶棚蹬烂掉下来一样。通常情况下人类是看不见它们的。”申阁剑说到这里笑了笑，“我这统统是胡言乱语，我对这些根本就不信。”“我最喜欢听这，我最喜欢听这！”朱厂长把筷子放下说，“你说人类大劫难会不会发生？”“诺查丹马斯估计是南欧人，他说的人类大劫难，主要是指欧洲南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这一带的情况，整个人类的大劫难，他是无法准确预料的。”申阁剑知道他已找到了朱厂长这块石头的纹路，便不再往下多说。他想，就等着我找时间打开他这块石头。那次宴会以后，申阁剑又和朱厂长海阔天空地高谈阔论了两次。按朱厂长的说法，真有点离不开申阁剑了。后来通过供销科长的协调，申阁剑并没有费太大的劲儿，便从高粱酒厂赊出了三十万元的酒。协议规定在半年内分批付款。申阁剑让商场以每瓶低于出厂价二角的价格，批发到全县各乡镇糖烟酒门市，不到半月时间便把这批货处理完了。申阁剑把部队的场地买过来后，又迅速和上海民众运动鞋厂签订了合资兴建“上海民众运动鞋厂峡北分厂”协议书。他去上海运制鞋设备时，没去其他地方逛，只到豫园鲁迅墓前凭吊鲁迅先生。这天，他在日记本里写道：“鲁迅先生，自从我读了你的《过客》之后，才知道你就是那一往无前的过客。我也想做一名民族的过客，但我不配。这个世界自从你走过之后，便给民族踏出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小路。”当申阁剑把制鞋设备拉到厂门口时，发现进厂的路被挖断了。他还没来得及下车，便有几个工人从厂里跑了出来。“厂长，路被群众挖了。人家说这门面上的地皮作价太低，要我们再添两万元地皮款否则让我们从天上飞。”“过去的事怎么能转嫁到我们头上？”申阁剑生气地说，“他们有本事咋不去找部队？他们什么时候挖的？”“今天上午，”工人们说，“村里还派两个代表在厂里等着答复哩。”“走，去找他们。”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